大山分隔一對伉儷 窮鄉等來一雙良師

教師夫妻堅守三尺講台 為了學生捨棄團聚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在廣西崇左市天等縣進遠鄉進遠村就有這樣一對駐紮山區的教師夫妻，丈夫在山的那邊堅持站在三尺講台上，為僅有的4名學生支撐起夢想與希望；妻子在山的這邊帶着兒子，也獨自撐起一個家，為教學點的13個學生織畫美好的未來。七年來，夫妻倆為了山裡的孩子捨棄平日團聚的機會，像「牛郎織女」般隔着大山彼此守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天等報道

■為了這4名學生可以不用走很遠的路去上學，農志鵬答應任教，保住了龍含教學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離家任教 解山區「招師難」

「69減27等於多少呀？」站在講台上詳細講解數學題的農志鵬個子不算太高，中等的身材，鼻樑上駕着一副眼鏡，穿着一套灰色西裝顯得十分清瘦。從1995年到龍堅教學點任代課老師開始，農志鵬已經在山區執教了23年。2009年，龍含教學點任教的老師病逝，教學點面臨沒有老師而要撤併（指撤銷農村招生過少的義務教育學校，兼併到市中心學校統一學習）的處境。這時候，農志鵬面臨着艱難的抉擇：是與妻兒一起，還是前往任教？

當時，龍含屯的退休教師農開河找到農志鵬，希望他能到龍含教學點任教，「志鵬啊，我們屯偏遠，別的老師不願意來，但是孩子需要一個老師啊，希望你能回來。」然而，到龍含教學點任教，就意味着要和妻子及尚年幼的兒子分開。「龍堅和龍含兩個教學點被兩座大山隔開，走3公里才能到，需時50分鐘；而因為沒有直達的公路，騎摩托車要繞過大山，單程需要40分鐘。」心存猶疑的農志鵬打算先回家和妻子梁碧瑩商量。

回家後，農志鵬對妻子提及龍含教學點任教的事，妻子梁碧瑩考慮到孩子尚小，一開始並不同意。但想到同樣年幼的孩子，要到距離較遠的中心校上學，農志鵬便不忍心拒絕農開河和村民的懇請，於是在他曉之以情，動之以理的勸說下，妻子梁碧瑩最終也鬆口答應了。「一、二年級的孩子也才六、七歲，他們都是留守兒童，如果我不答應去任教，他們自己每天都要走很遠的路到中心校上課，風裡來雨裡去，這麼小的年紀他們怎麼懂得照顧自己呀？」就這樣，農志鵬為了龍含屯的孩子到了山的那邊，而梁碧瑩則帶着年幼的兒子繼續留在山的這邊。

聚少離多 愧對自家妻兒

農志鵬調到龍含教學點時，他們的兒子剛兩歲。「孩子太小，走山路不方便，所以只能等他爸空閒了再翻山到這邊來。」梁碧瑩告訴記者。由於往來不方便，農志鵬住在離龍含教學點不遠的自己家裡，梁碧瑩則帶着孩子住在龍堅教學點附近的娘家，只有到了周末和節假日，農志鵬才會翻越大山去和妻兒團聚。

「7年來，那座山我已經不記得爬了多少次，我為自己不能在妻兒身邊滿懷愧疚，但那條蜿蜒的盤山小道就像是我和妻兒聯繫的紐帶。」說着，農志鵬指着學校對面不遠處兩座高大的山峰之間一條隱約可見的小路說道。不過可喜的是，一條連接兩個教學點的水泥公路在香港文匯報記者前去採訪時，剛剛修建完成，兩個教學點之間如今騎摩托車不到一刻鐘便能到達，曾經被大山分隔兩頭的夫妻兩人今後相見將不再艱難。

一人一校 教「父」師「母」

在進遠村，像龍堅和龍含一樣的教學點一共有5個，每個教學點都是「一人一校」，即一個老師負責一個學校。雖然只有一個人，但是教育部門規定開設的課程，他們都給孩子們開足，語文、數學、音樂、美術、體育、思想品德等，一天五節課全由自己一人任教。為此，農志鵬笑稱自己在教學點是「萬金油」。

因為教學點裡的孩子都是留守兒童，除了上課教學，課間農志鵬便化身為學生的「爸爸」，梁碧瑩則化身為學生的「媽媽」。梁碧瑩告訴記者，因為村裡沒有幼兒園，剛上一年級的學生不會握筆寫字，她就要手把手一個個地教他們握筆。有一次，兒子發高燒39度，需要上醫院，然而梁碧瑩又無法拋下學生帶兒子去醫院，「我要是走開了，剩下的十幾個學生就沒有上課的老師了。」最後，梁碧瑩只能將兒子託付給年近八旬的老母親，讓母親獨自帶兒子去醫院看病，自己則繼續給學生上課。

■山區學生多是留守兒童，夫妻倆還要擔任學生「爹媽」的角色。圖為正在手把手輔導學生的梁碧瑩。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既當老師又當「廚師」

而在課餘時間，作為教師的夫妻兩人還要擔任「廚師」的角色。「國家關於學生營養餐補助政策不能不落實。飯堂就在教室的隔壁，菜和飯都是自己弄的，一般都是先安排學生自習，我就去煮飯、炒菜。」農志鵬說，有一次他冒雨去中心校為兩個教學點的學生取營養餐，雨大路滑的他在半山坡不慎滑倒，為了保護雞蛋，農志鵬磕傷了自己的膝蓋，顧不上疼痛，他拍拍泥在半路上跟妻子完成了營養餐的交接。「那次受傷了十多天，不過當時也不知道哪裡來的『神來之力』，雙腿跪地上了，扁擔我還牢牢地擔在肩上，雞蛋和牛奶都好好的。」5年過去了，農志鵬指了指膝蓋告訴記者，傷疤還留在上面。

跑三十里山路為妻校取餐

農志鵬和梁碧瑩兩人是在龍堅教學點任代課老師時相識、相戀的，說起兩人的愛情故事，夫妻倆都有點害羞。

在一山之隔的兩個山窩裡，夫妻倆各自支撐起一個教學點。「其實，這個學校我不會做的事情基本都是他（農志鵬）做的，比如接水管、安裝水龍頭、接電線等，都是他來做，可以說，他是管兩個學校的，除了教學方面。」為了彌補不在妻兒身邊的愧疚，只要回到妻兒身邊，農志鵬就會包攬自己力所能及的所有雜務。

2012年，國家實行統一配送中小學生營養早餐，而山窩裡的兩個教學點則需要到中心校統一領取配送的雞蛋、牛奶和麵包。梁碧瑩說，從龍堅教學點到中心校有30多公里的山路，來回需要2個多小時，為了不耽誤上課，她常常需要犧牲午休的時間去領取。為了讓妻子少奔波，農志鵬強迫自己學會了騎摩托車。「我開摩托車到中心校拿回來，也順便幫她一起拿回來，然後走山路給她送過去。她則從龍堅教學點走過來，基本上都是在半路的時候就能接到營養餐。」農志鵬就這樣堅持着，直到後來學校有了學生飯堂。

「他（農志鵬）調到龍含教學點的時候，兒子還不滿兩歲，我就要求他每個星期都要走過來看一下孩子，現在孩子也上學了，比較好照顧了，我就不再這樣要求他了。」如今提及丈夫的工作，梁碧瑩語氣中也充滿了理解和寬容。從2007年至今，這對夫妻在互相理解、共同扶持中攜手走過了11載，他們用分離和堅持，守住了大山深處孩子的希望和未來。

論師德 當仁不讓 談名利 與世無爭

當身邊的人紛紛外出打工時，農志鵬和梁碧瑩卻始終領着微薄的工資，堅守着山區裡的三尺講台。「說實話，我也曾有辭職外出打工的念頭，畢竟打工掙的錢可比現在工資高多了，只是每當想到這裡的孩子沒有老師，我就會打消這樣的念頭。」農志鵬坦言。

當初從龍堅到龍含，農志鵬也是因為放不下那邊的孩子。龍含教學點從最多的時候有30名學生，到如今只剩下4名適齡學生，農志鵬表示，他會一直堅持下去，直到沒有學生為止。

月入僅205元

因為代課老師收入微薄，梁碧瑩也曾動了離開的念頭。她說，畢業後任代課老師的她每月收入是146元（人民幣，下同），直到2004年，月收入才上漲到了205元，「那時候教學點還有5個老師，我們就戲稱自己是『205部隊』。」梁碧瑩笑着回憶道。「堂兄幫我聯繫了南寧的一所私立學校，收入是高出了好幾倍。」然而臨行前，梁碧瑩卻突然改變了主意，她打電話給堂兄讓他再等她一個學期。「我們這裡不僅偏遠，而且道路崎嶇，教學和工作、生活條件極差，別的老師都不願意來。如果我走了，這裡的孩子怎麼辦？」梁碧瑩為了山裡的孩子捨棄繁華的都市，選擇堅守在落寞的村子裡。

看着外出打工的同村人拿着比自己高出好幾倍的報酬，農志鵬和梁碧瑩都異口同聲地告訴記者，他們「不後悔」。「條件艱苦的地方，也總得有人堅守、服務，只是我正好在這個位置上了，做了自己該做的事而已。」農志鵬淡淡地說。而臨行前，梁碧瑩也說：「在我們這裡很多老師都跟我們一樣，我只是做了一個普通老師該做的事情。」在夫妻倆眼裡，他們只是和千千萬萬的山村教師一樣，希望用自己「留下來」的堅守，換取山裡娃「走出去」的夢想。

■今年初剛剛修建成的一條蜿蜒山路，將龍堅和龍含兩個教學點連接了起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正在龍含教學點備課的農志鵬。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下課後，梁碧瑩在龍堅教學點備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